

黃文雄◎著

台灣人的價值觀



台灣人的價值觀

1993 年 8 月 初版第一刷發行

定價：250 元

1994 年 6 月 初版第二刷發行

作 者：黃文雄

出 版 者：前衛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200 號 10F

電話／ 02-3650091

傳真／ 02-3679041

郵撥／ 05625551 前衛出版社

發 行 人：林文欽

法律顧問：謝長廷律師

印 刷 所：松霖彩色印刷公司

☆局版台業字第 2746 號

ISBN 957-8994-28-1(平裝)

■ 黃文雄 著

台灣人的價值觀

自序

黃文雄

早年我剛到日本求學的時候，經常會感到台灣人和日本人之間價值觀的不同，有時甚至是各具完全迥異的價值觀。還好，在我的精神生活上，這尚未構成巨大的文化摩擦。

自一九六四年，我決心參與台灣人的反體制運動以後，由於不斷的寫作，引導並培育了我如何從最根源的、窮極的思考方法或哲學的領域中去探求、觀察台灣人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隨著台灣意識的高揚，筆者終於發現，以往對人類共有的、普遍的、永遠的、絕對的價值之探求，無疑是面對永恒的與無限的挑戰，並無法腳踏實地來面對台灣現實的問題。後來，台灣人是什麼、台灣人在想什麼、台灣人的歷史課題是什麼，以及在六○年代的反體制運動中，應如何來了解並認識台灣人的本質，成為筆者探求台灣人價值觀的動機，也成為筆者自我發現，並從普遍的價值轉向探求特殊價值的起點。

本書對「台灣人價值觀」的闡述不從體系性的分析著手，而以個別性的價值意識作為分析對象，主要是因為台灣人的價值意識受到歷史條件與地理條件的限制及外來的影響，變動性極大，作體系性的分析有困難，並且已超出筆者知識能力範圍。

筆者對各章節的命題，皆冠之以「××學」，並非筆者存心舞文弄墨，虛幌學術性，或有意以自虐性的文詞來譏諷世俗，誠因本書每一章節都內涵著非常巨大的價值問題，因此不得不以「××學」來突出其學術領域上的重要性，並且留下今後繼續探究的「學術性」空間。因此，「姦您娘的比較語言學」、「雨夜花的精神現象學」等等命題大都歷經思索推敲，實在用心良苦。又比如「生死」、「人情義理」等等問題，不但是社會學、宗教學、哲學、心理學、文學、醫學、精神分析學等等學術領域的主要論題，也是人類的精神文化上尚待探究的巨大課題之一。雖然有關這方面的各種學術性專著已不計其數。

筆者特以「學」為題，旨在提供對台灣人價值觀有興趣的青年學子，今後對台灣人價值觀的認識，能做更深入的探求而鋪路。因此，基本上本書乃屬「序說」或「引言」。

當然，台灣人的價值觀是台灣文化的歷史產物。因此台灣人的價值觀也不得不經常隨著台灣文化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更隨著台灣社會結構的變動而易動。特別是台灣經濟結構的遽變，也必然帶動台灣人價值觀的激盪。比如從樸素、勤勞、節儉的習慣轉化為花天酒地之風，

乃是最有目共睹的社會價值意識的巨大變貌。

至於要如何更具體指出價值的變化，我想在島內能親目睹台灣社會諸現象的國內讀者，比起一直被拒於國門之外三十年的筆者而言，可能更有臨場的觀察心得。這一點也正是筆者分析台灣人價值意識所面臨的限界。

由於本書僅能從「普遍性的」價值觀去接近「特殊性的」台灣人價值觀，因此不得不從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來敘述台灣人的價值觀，以供讀者諸君參考。

最後要說的是，本書內容大半是在一九六九年，筆者應當時《台生報》主編邱勝宗兄之約，連續以日文撰寫了二十二期，其餘部分章節則是在最近期間增補完成，並由筆者自譯成漢文在故鄉台灣出版，敬請讀者不吝指教。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於

日本茨城縣牛久市自宅

目次

自序

第1講	「姦您娘」的比較語言學	0 1 1
第2講	「大同世界」的地獄學	0 1 9
第3講	「仁義」的偽善學	0 2 9
第4講	「背祖」的優生學	0 3 9
第5講	「人情義理」的社會學	0 4 7
第6講	「異端思想」的基礎力學	0 5 7
第7講	「十全十美」的人生學	0 6 7

第8講	「忠孝」的奴隸學	075
第9講	「死」的美學	083
第10講	「生」的神仙學	093
第11講	「見差」的美容學	101
第12講	「恩情」的經濟學	111
第13講	「你知道我是誰」的揣摩學	119
第14講	「名聲」的銷售學	129
第15講	「打拚」的動力學	139
第16講	「罪」的非法學	149
第17講	「良心」的按摩學	159
第18講	「命運」的導引學	171
第19講	「緣」的因果學	181

第20講	「驚死」的收驚學	1
第21講	「超然」的方位學	203
第22講	「正義」的階級倫理學	211
第23講	「禮」的紅色學	219
第24講	「不通講」的政治學	229
第25講	「奴才」的馴育學	239
第26講	「善惡」的辯證學	247
第27講	「好人歹人」的人物學	259
第28講	「雨夜花」的精神現象學	269
第29講	「價值觀」的解剖學	279
第30講	「台灣人」的民族學	291

第1講 「姦您娘」的比較語言學

●姦你娘的言語論

記得是一九六四年的年初，繼羅勃·甘乃迪來校講演後，過了不久，蘇聯的米高揚副總理也接著來學校講演。當時的講演會是由早稻田大學蘇聯研究會的學生主辦。這天中午，文學部旁邊的大講堂坐滿了學生，會場充滿了熱絡的氣氛，筆者也湊上了熱鬧。

當米高揚副總理講到「美帝發明了核子武器，嚴重的威脅到全人類的安全。可是我們的科學家，爲了要對付美帝的獨占核子武器，我們也開發了新型的核子武器，而且比他們的更大，更烈……。」

當米高揚副總理得意洋洋的講到核子武器時，坐在二樓左邊的一位學生突然發出一聲巨

吼：「馬鹿野郎！お前は何を言ってソるんだ！」(Bakayaro! Omae wa nanio iherun dai)

如果譯成台灣話應該是「姦您娘！你是得講什麼猊話」(Gan jin nia! li shi di kon shia mi shian wue)。北京語可能是「chau你媽的，你在說什麼鬼話」。

米高揚副總理一時被打斷了話題，經過翻譯一陣交頭接耳以後，才繼續他的演講。會後那聲「Bakayaro」的餘音一直繞耳不絕。

在日本二十幾年中，很少看到有人吵架或打架，頂多好幾年才偶然的在夜間的街頭巷尾，欣賞到由醉客上演的鐵公雞。罵人雖然時有所聞，可是詞彙極為單調，並沒有台灣話那麼繁雜而刺耳。戰前戰中常用的美英「鬼畜」、「清國奴」已無人使用。「清國奴」一語連字典都找不到了。「馬鹿——baka」、「阿呆——aho」（蠢人）、「氣違——kichigai」（猊人）、「畜生——chikushio」……這些罵話的同義詞在台灣語中應有盡有，而且僅是表示「非常人」或「非人」性格的用語而已，缺乏否定品性或冒瀆倫理道德的用語。

口語這一性格同馬來語的罵話大同小異。馬來語中比較常用的罵話有：·binatang——畜牲，gila——神經病，chilaka或kurang ajar——沒教養，biadap——沒福氣，saitan——魔鬼，kan mati——愛死，pukima——女性器。這些罵話同日語的共同點就是在文法構結上，皆不使用動詞，如台語的「姦」。所以在言語叫罵的戰場上，較缺乏強烈的攻擊力。在民族語

言的世界中，可同台語的「姦您娘」一語威力相較量的首推土耳其語的 *anani sikeyim* 或 *seninanani sikerim*。但有一點同「姦您娘」不同的是在文法上是屬於「現在進行式」。

日本人同土耳其人在語言上雖同屬於阿爾泰語系民族，但可能是由於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生活方式不同的關係，在語言上沒有土耳其語來得那麼刺耳又強而有力。所以最常用的罵話還是以「馬鹿野郎」為主。

戰後日本的名首相吉田茂在一怒解散國會時，曾在神聖的國會議堂上留下了一句歷史名言，也就是那有名的「馬鹿野郎！解散」。吉田茂是位個性倔強而又富人情味的戰後日本歷史巨人，他任性、激情的作風，經常成為新聞記者爭逐採訪、諷刺揶揄的對象；連那次國會的事情，都被打趣稱為「馬鹿野郎，解放國會」。可是吉田茂首相並不因此而被日本國民看成卑野下賤，反而給人留下剛直的印象，經常帶給死板的國會笑聲與熱浪。

●姦您娘的語彙論

戰前到過台灣的日本人，常被那繁多而又充沛的罵人語彙所震驚。曾經在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服務過的山根勇藏氏，在其遺著《台灣民族性百談》（一九三〇年初版）一書中，曾稱讚台灣罵話之多堪稱世界無敵。

山根氏所收錄的罵話語彙以台北及其近郊為範圍，光是泉州音就達五四一句。這五四一句被山根氏類別為(一)男性對男性(計三三四語)，(二)女性對女性(計二十六語)，(三)男性對女性(計三十九語)，(四)女性對男性(計六十五語)，(五)對一般人(計三十五語)，(六)對特殊台灣人(計二十語)，(七)對內地日本人(計二十二語)。

男子漢大丈夫可能比較精力充沛，所以唇槍舌戰的精良武器達三三四種，而且幾乎脫離不了有關「性」的用語。這可能是由於「食、色」不但是人的兩大本能，而且也沒有任何事物比「性」更富有「生產性」的關係。

孫子兵法的精華，以攻心為上，當然罵人也以一語一氣擊中敵人心要害為上乘。儒教文化圈皆以孝為先，所以攻其所尊，擊其所親，乃不失為制勝之道。尊親之中以父母為首，所以「姦您娘」與「姦您娘奶」遂成為唇槍舌戰必備之最基本兵器。

若基本兵器無法擊退頑敵時，才再度使用更強烈刺耳的「姦您娘chi bai」，或更起雞母皮的「姦您娘chi bai shin」追殺一陣直搗五臟六腑。可是一到了混戰的場面或無法速戰速決而陷入長久戰時，上自伯叔母、祖公祖媽，一列名指罵；或擴大至三代、十三代、百外代、千外代也成為「姦」的對象。有時除尊親以外旁及姊妹、媳婦，甚至四鄰亦難逃池魚之殃。最後甚至發展到「姦您太上皇」或「玉皇上帝」。玉皇上帝雖為主宰萬物的最高天神，事實上

一到混戰局面時，勇敢的台灣男子漢已不再怕「逆天」或鬼神的作祟；不顧一切奮勇直前。山根氏感佩台灣人不怕天誅地滅的「罵戰」氣魄，而稱讚這些不怕鬼神的戰士說：「台灣民族精力絕倫，豪勇舉世無雙。」

山根氏也指出，在罵戰中所使用的動詞不僅有「姦」(Gan)，還有「懣」(Ko)，「錯」(Cho)，「突」(Du)，「跨」(Kia)，「穢」(Pu)，「覆」(Pi)，「掠」(Jia)八語。其中按筆者推想Pu可能是汕頭語。若不夠用，還可以向福州語的Sa或未被列入的Sai討救兵。八類常用動詞若乘上「姦」的對象自「您娘」至「您太上皇」的三十五語賓詞，可運用自如的演繹成三〇五句的罵話。男性對男性罵話三三四句中減去三〇五所剩下的二十九句，也幾乎都是有關性的罵話。當然不止對人、對家畜，特別對飼主貢獻勞力最多的牛馬，也經常被罵得牛頭不對馬嘴。

可是除了男人的罵戰以外，幾乎都不使用「姦」或其他同類語動詞來攻擊敵手。女性口舌的攻戰，皆以可恥的形容詞如「破」、「赤」、「癢」、「臭」為武器，向敵人最富生產性的恥部進擊，以突破一般對性器的崇拜。在女權運動尚未興起的時代，女性經常處於被動的地位，所以使用主動性的動詞來對付男性，當然不容易得到旁聽者的讚賞；則不得不另外殺出一條血路，以人生最大的禁忌——「死」作為戰略性重點目標，陸續地開發了「死半路」、「死路旁」、「好死不死」、「膨肚短命」、「夭壽」、「死無人哭」、「豬喫狗哺」等六十六種新兵器來對付不